

光荣人家

□陆爱平

迎接新年,门上贴起祈愿新年红火顺遂的鲜艳春联,不由为之一振,心弦被悄悄地拨动,小时候家中贴春联的热闹场景,忽从心头清晰掠过。

春节将至,万里晴空下,街道居委会组织的一千人敲着锣、打着鼓,还引领着那些从周围巷弄中赶来的大孩子们,一起热热闹闹来到仓巷我家的大门前。

因为我姨是军人,外公外婆又和我们住在一起,我们家就成了“光荣人家”。那时社会上崇尚军人的风气浓厚,地方上每年在春节前给军属家庭贴春联表新年祝愿便成了惯例。

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多年一贯的春联内容:上联——听毛主席话;下联——跟共产党走;横批——光荣人家。每到年末,只要巷内响起由远及近的锣鼓声,我们小孩子就特别激动,忙着向大人报告,还不忘小心地搀扶着正放下手中活计开心微笑的外婆,一步步从后院赶到前院,赶到大门外。看着大门外一道道欢乐的目光,看着春联在一阵安静中被小心翼翼地贴上,看着门上“光荣人家”四个醒目的大字,我们心头顿时热热的,自豪感油然而生!春联贴完,锣鼓声马上跟上,又再次响起来了!

有一回,家里接到我姨从武汉发来的电报,仅四个字:“东七回美”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研究:这“东七回美”什么意思呀?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?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了半天,还是没有头绪,最后一致决定去邮局问问。于是拿着电报,一路小跑,一路欢歌,直奔十字街!

邮局接待我们的是位和善的中年柜员,只见她拿着电报,仔细看了又看,又低头想了会儿,然后笑着告诉我们:“应该是乘东方红七号的轮船回……”我们一听,顿时恍然大悟:姨姨名字中有个“美”字,我姨乘的是东方红七号的大轮船回来!

听大人们说,从武汉到南通,乘船好像要三天三夜呢。接下来,我们每天和大人一起,数着日子,做着时间的减法,盼着姨姨的归来。这天放学后,跨进家门,感觉空气中仿佛氤氲着轻松喜悦的气息。哦,终于,终于欣喜地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:青青绿军装、鲜艳红领章,英姿飒爽;梨涡深深、笑意盈盈,感觉好亲切、好帅呀!

人生虽有种种的回不去,但“有回忆才是完美人生”。而每一段记忆,仿佛都有密码,只要时间、人物、情感等组合都正确,无论尘封多久,都将被重新唤起。一经回忆,温暖如初,快慰犹在。

给谁拜年

□阿紫

每年过完小年,岳父就开始忙碌起来。一直到正月结束,一个多月时间,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。年前几天,他会给他母亲以及兄弟姐妹拜早年,而初八以后的日子则给一些不太重要的熟人拜晚年。初一到初八,当然是去拜访亲友圈中的“贵人”。

平日里岳父是个极节俭的人,买菜都是挑最便宜的,而且为了拿到最低价,蔬菜有时一买二三十斤。原本这些菜就已经是“处理品”,一次又买这么多,一吃往往大半个月,最后大多变质。这点着实令人担心,我父亲也是这般操作,5年前他患上结肠癌险些丧命,我们一致认为二者之间有直接联系。我拿父亲的“案例”劝告岳父,他被吓着了一阵子,但很快又故态复萌。

岳父退休金不低,加之拿了多年补差,原本不穷,何以过得这么差?原因在于他觉得好钢要用在刀刃上,他全年总收入,约一半以上要用在拜年上。提出去的酒都是好几百一瓶的,烟更是一千多元一条。这些东西在平常人家里,会让人眼前一亮,继而咋舌不已,然而放到富贵人家客厅里就稀松平常了。人家喝的茶都上万斤一斤了。

我们两口子曾被岳父拉着去搭人脉,去过一位富亲戚家。人家的别墅客厅就层高好几米,虽然去得还算早,里面已经挤满了人,几个长沙沙发都早已被“霸座”。富亲戚家虽然颇有几个人帮着招待客人,依然忙不过来。岳父见状,自告奋勇想当“服务员”,帮着端茶倒水,然而人家不让,说您这么大年纪,怎么好意思让您干这个。岳父很失落,悄声对我们说还是“级别”不够,人家没有把咱当自己人,所以不好使唤咱们。

到了吃饭时间,几大桌人闹闹哄哄,席间根本没机会和富亲戚说几句话。岳父也就和人家的跟班喝了几杯酒,跟班还几度不小心表露出高度警惕,估计是担心岳父这个远亲以后会抢走他们的差事。

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”,岳父很喜欢心灵鸡汤,每回垂头丧气“搭脉”失败而回,都忘不了自我打气。身边不少如岳父这样,一辈子践行“穷也要站在富人堆里”的人,到老一无所获,并没见谁搞出名堂。

我们俩的拜年成本很低,也的确没什么人脉,可是我们平日里心里不痛快,很容易找个好朋友聊聊,排解一下郁闷。岳父却常常和我们感叹他越老越孤独。

拜年的行程安排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。拜年本是亲情、友情的交流,太“励志”不仅跑题,最终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那个春节没有春联

□刘亚华

每年春节,不识字的母亲都要上街买一副春联贴在门上,在她心里,只有贴了春联,才算真正过年。

那年腊月三十早上,母亲给了我十块钱,嘱咐我上街买一副春联回家。我乐滋滋地去了镇上,左瞧右看,却被一个旧书摊吸引住了。

旧书摊上好几本书都是我喜欢的,书不贵,两块钱一本。店主说要把这些书全部卖了轻松回家过年,否则不会这么便宜的。

我动了心,手里攥着那买春联的十块钱,心想,留下六块钱买春联吧,用四块钱买两本书。我左挑右选,放下这本又拿起这本,很难抉择。店主又在旁边煽风点火:“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。你买五本吧,我送你一本!”

这下,我真的下了决心,拿买春联的钱全部买书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拿出那十块钱,挑选了最中意的六本书,喜滋滋地抱着回家了。

当然,那些书我没有让母亲看见,我藏在草垛后面了。

母亲见我买了春联,很是失望,又听说我把十块钱弄丢了,非常气愤。她数落我:“这么大个人了,居然连个钱都拿不稳,买个春联都指望不上,以后还有什么事可以指望你?”

听着母亲的数落,我一点都不难过,心里开心极了,用被骂换六本书,太超值了。

那个春节,隔壁的人家都贴上了春联,喜气洋洋的,唯独我家大门上空空如也。母亲望着门,不停地叹气:“没有春联的春节,没有一点过年的气氛。”

但是那天晚上,我偷偷看书的时候,太沉迷于书中的情节了,根本就未发现母亲进了我的房间。

“书哪儿来的?”母亲大声质问我。知道隐瞒不了她了,只有如实回答:“钱没丢,买书了。”我本以为会遭到母亲一顿责骂,哪知道她却笑了:“买书好啊!你以后对我说实话,买书绝对支持。”母亲说完,从口袋里摸出二十块钱来,让我拿着买书。母亲还对我说,她就是因为没读书,吃了许多苦,让我好好念书,争取考上理想的大学。我频频点头,对母亲许诺:我一定不辜负她的希望,争取在学业上取得成就。

因为有了书的陪伴,那个没有春联的春节,我过得特别舒心愉快。我也深深懂得了母亲的愿望,在以后的日子里,更加努力地学习。如今,想起那个春节,心头依然幸福满溢。

掸尘

□夏俊山

仿佛只是一转身,春节就到了眼前,按传统习俗又到了掸尘的时候。

掸尘,有些地区叫扫尘,并且以腊月二十四为“扫尘日”。笔者的老家在海安西北乡下,掸尘并不限于二十四这一天。记得童年时,进入腊月的下半月,妈妈就开始准备掸尘了。她总要精心选择晴好天,砍一些竹枝,自制一把长柄的掸子。然后,把我赶在屋外,自己则穿上旧衣服,头裹方巾,挥动长柄掸子,对简陋的草房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。

庄稼人常年在田里穷忙,平时的杂物、农具、盆盆罐罐之类的东西,难得有空细细收拾,日积月累,墙壁很容易布满蜘蛛网,角角落落里也会有不少垃圾。妈妈尽管很爱干净,但房子太差了,因此,每次除尘,屋子里还是免不了尘土飞扬,她也变得灰头土脸,让我几乎不敢相认。

一年一度迎春节,为什么家家要掸尘?我对民俗有了浓厚的兴趣后,总算有了一知半解:相传,古代有个三尸神常在玉帝面前造谣告密,说人间有人诅咒上天。玉帝大怒,要求查出这些人,把罪行一律写在屋檐下,让蜘蛛张网遮掩做上记号。除夕前,由王灵官下界,按记号斩杀。灶王爷得知此事,给人间透了消息,人们想出应对之策:从送灶之日起,到除夕接灶前,家家户户打扫房屋。除夕,王灵官下界查看,找不到蜘蛛网和记号。人们免除了灾难,却从此年年不忘掸尘。

传说其实是生活的曲折反映。当然,在百姓心中,掸尘还寄寓了祛除不祥的愿望:“灰”与“晦”、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,掸尘就是“掸陈”,也就是要把一切“穷运”“晦气”统统扫除。

愿望总是美好的。让我难忘的是,有人扫尘偏偏招来了“晦气”。市

文化馆王祥先生曾告诉我:“文革”高潮中,生产队有个富农成分的青年妇女在家掸尘,不小心,竹枝扎的“掸子”竟然碰了墙上的毛主席像,有一根竹枝把主席像的眼睛戳了个洞。遗憾的是,还没等她换上新的“宝像”,有人来串门,发现后就去大队革委会报告,青年妇女竟被吓至轻生……这一幕把王祥吓得不轻。幸好,党中央彻底否定了“文革”,拨乱反正,改革开放。

腊月二十三过后,掸尘,又成了民间的“传统节目”。不过,这时我已二十出头,是家里掸尘的主角。为了把每一处角落都彻底清扫干净,我总是选一个晴朗的日子,先把屋里能搬的大件小件都搬到门外,不能搬的,则用塑料薄膜、报纸盖起来。自己戴好口罩,穿上旧衣,全副武装,在家中从上向下,从东到西,大扫特扫。一时间灰尘起舞,如薄雾在飘。等尘埃落定,擦窗,门,家具,再挂起浴帐,洗个热水澡。最后,换好衣服,放眼屋内,窗明几净,焕然一新。顿觉神清气爽。说来奇怪,掸尘之后,年味似乎就真的来了。

又到了掸尘的日子,我问爱人:“咱们约一位钟点工阿姨来掸尘,怎么样?”一旁的老妈听到了,不以为然:“你们也不看看,如今,房子这么干净漂亮,有多少尘要掸啊,请啥钟点工?”

想一想老妈的话,确有道理。告别了老屋,住进了窗明几净的新宅。家家户户三天两头搞卫生,灰尘、蜘蛛网等根本没有藏身之处。要过年了,依旧掸尘,这也许只是一种文化传承,表达的是春节将至的喜庆,是人们除旧布新的美好愿望。我们家要不要沿袭传统的习俗,继续掸尘呢?再转念一想,家里已经不需要每年年前大动干戈搞卫生了,那么,让我们多多关注自己的内在吧,掸去遮蔽心灵的灰尘。